

在湖南临澧，县委大院从新中国成立至今，一直都是几栋破旧的红砖瓦片房；在河北灵寿，修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县委大院，淹没在城里漂亮的学校、宽阔的广场和高大的楼房中间，依旧是红瓦白墙的低矮平房；在河南卢氏，服役近60年的土坯房，仍然是该县县委领导和各部门的“蜗居”，最高的房子只有两层半；……

“上面千根线、下面一根针”。在中国，县级行政单位是地方政权的基础。而中国有多少县，就至少有同等数量的县委大院。在这些县委大院中，有不少是破旧的矮房子，有些甚至从新中国成立时起沿用至今。尽管县委大院不太“体面”，但这些县也没把住上好房子大当回事，而是将搞好群众生活视作最大的“体面”。



灵寿县委大院一处裂缝的墙体 新华社记者 王晓摄

### 这里住过26任县委书记

如果用一支摄像机架在湖南新邵县上空62年，在回放时会发现这里有一片房子，当年还算气派，可是最近很多年，周围的高楼一栋栋拔地而起，这里却只有几十棵桂花树还在长高。

这就是新邵的县委大院，迄今仍有24家单位在此办公，包括县委书记。

同样的情况也能在湖南石门看到。这个总共不到18亩地的大院，自从上世纪50年代盖起一栋二层砖木办公楼后，已经见证了25任县委书记来了又去，如今第26任仍在这里办公，没有搬走的打算。

“我什么也没有改，就加了一个窗帘，因为必须加上去，对面是一个厕所”，第26任县委书记董岚“淡定”地说。

像这样决定坚守的县委大院，在全国还有不少。同样修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河北灵寿县委大院，虽然外表经过了粉刷，但“墙体是用青砖垒砌的，房顶用木头椽支撑，用芦苇席和黄泥遮盖”。



灵寿县委组织部6名工作人员蜗居在约15平方米的办公室内办公。 新华社记者 王晓摄

灵寿县县委书记宋存汉说，虽然这里已经被列为D级危房，但“只要安全，县委会一直在这里办公”。

河南卢氏县的县委大院里，土坯房墙壁已经斑驳不堪，粉刷上的红色外皮也难以掩盖。在这个低矮的平房群中，还是用着老旧的木窗户，门口拉个门帘，与几十年前差别不大。院里摆了很大的一个宣传栏，上面写了一句古训：“公生明，廉生威”。

如果普通老百姓想来找卢氏县委书记，门口的保安会告诉他，进去第三排房子，往东边一拐，第3个门就是书记的。平时，老百姓想进来很容易。

同样打开门让百姓进来的还有湖南衡东县委大院，从1970年建成至今，这里除了是县委办公地点外，还是当地百姓休闲健身的好去处，每天晚上，前来散步的群众络绎不绝。即使这个县已经同当初大不一样，已经到处都有公园和广场，县委大院还是不关起大门，反而整修了道路，装了路灯，方便散步群众。

“不能把一个党政机关变成一个衙门”，衡东县县委书记程少平的想法很简单。

中央党校教授戴焰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，人在不同的条件下办公，心态是不一样的，如果办公条件跟当地生活条件差不多，那么就可以随时想到发展水平还不高，老百姓还过着苦日子。反之，在一个豪华的办公室中，很难对百姓疾苦感同身受。

“我们住到这里要想到老前辈创业时候的那种艰难，激发我们的斗志”，衡东县委副书记、县长廖义智如是说。

### 最好的楼房是学校

卢氏县委大院几座房子2008年被龙卷风吹倒的树砸了；临澧县委大院里能遇到蛇，木楼板也被白蚁侵蚀，只好换上水泥地板；衡东县委书记程少平的宿舍，晚上老鼠在房顶上跑来跑去；龙山县县委大院里，二楼所有房间都只是木板相隔，只需敲墙隔壁同事就能过来，电话费都省了……

这些破旧的县委大院，通常代表的都不是当地县城里的状况。正如卢氏县委书记王战方所说，县里的办公条件低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，更有利于跟群众沟通。

在这些县城里，总有一些比县委大院漂亮的新楼，而它们大都是学校。

“不管走到哪里，最好的房子是学校。”云南嵩明县教育局局长蔡华说。在这个财政并不充裕的县，对于教育的投资却一点都不含糊。当地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办公室，连进去3个人都转不过身，却投入大笔财政收入，

## 脸虽不好看 心是真切的 那些不太「体面」的县委大院

本报记者 刘少华



茶陵县委大院的办公楼建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

新华社记者 白禹摄

在农村建设标准化学校。即使最偏远的农村学校，其条件也不差于城里。

在网上，有人晒出了嵩明县委大院和嵩阳一中的新大楼对比图，引来网友一阵惊叹。前者几十年未动；后者投资超过1亿元，教学楼、运动场馆、宿舍等都建得非常气派。

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，嵩明县委一位工作人员表示，他们目前仍住在这个老院子里。因为当地处于地震带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有计划搬入附近一个高中腾出来的老校区，但绝不会新建。

灵寿县也将钱投进了教育。在这个国家级贫困县，去年投资8000多万元建成了灵寿县第二初级中学，一个有着6栋漂亮教学楼的学校，计划专门用于5个山区乡镇的初中生教育。

对于县委大院条件差，在占地2927平方公里的湖南绥宁县，县委书记唐渊看得很开：“县委大院是我办公

的地方，2927平方公里就是一个大院子，是县委、县政府工作的大院子，也是绥宁人的大家园。”

### 有比盖房子更重要的事

人非圣贤，都想要更好的条件。在这些有着破旧大院的县里，关于是否要建新的大院，一直都有广泛的讨论。甚至不少地方都把钱准备好了，最后还是没建。

说起迟迟不盖县委大楼的原因，许多地方都表示，有比盖房子更重要的事。而这些事，大都集中在教育与民生上。

在灵寿县，2008年筹集来建综合办公大楼的1300万元，最终解决了全县262所农村中小学校的2.3万名学生取暖问题；在临澧县，六七十年代筹备的资金，被用来解决了澧南53万亩农田的灌溉，八九十年代筹备的资金，被用在了办乡镇企业上；在蓝山县，大院搬迁的计划被雪灾、医改、村村通工程等“更重要的事儿”一次次比了下去；在岳阳县，原计划的3000万元建设资金，被投入建成了一个大饮水工程。

新邵县县委书记伍备战用“压制欲望”来形容不搬迁县委大院。对于这些住在老房子里的县委、县政府而言，不少都面临着贫困县现状，“家底”不厚，在这里的许多官员们看来，不建新大院是理所当然的选择。

“我舒服了，老百姓舒服吗？”王战方的这一问，道出了这个坚决不盖新办公楼的县委书记心声。

去年，中央下发通知，要求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。董岚表示，即使没有这条禁令，石门县委也不会盖新的办公楼。她说，任何一个县委书记，在这个有着那么多贫困人口县，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。

戴焰军认为，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，各地都有改善工作环境的经济基础，但跟很多地方在不断地建造更加豪华的办公楼不同，这些坚守老房子的人将精力放在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，更值得赞叹。

“说实话，每一届县委政府，搞一座综合大楼，搞不起来完全是不可可能的，搞得起来完全是可以的。”临澧县原县委书记王宏志已经在这个大院里工作、居住了近60年，而如今的县委书记和县委常委，还和他当年一样，洗漱要外出打水，上厕所要下楼。

## “寒舍”为何让人看着舒坦？

叶晓楠

许多形容华丽宅院，常常说这里富丽堂皇，金碧辉煌等，投之以艳羡的目光，但是，有一种老旧的寒舍，却赢得了民众的敬意，那就是被纷纷点赞的最美县委大院。

这些大院，与精美的装潢、名家的设计毫不沾边，无一不是朴实无华，有的修修补补一用就是几十载，可偏偏就是这些陋室，却风头正劲，胜过了一些地方精心打造的大楼、广场。

陋室为何打败了豪宅？那是因为政府形象的好坏，从来就不等同于办公楼的豪华程度，关键要看政府是否有正确的政绩观，能否把更多的精力和财力用于发展经济、保障民生，是否将百姓利益放在首位。

社会发展到现在，如果当地人民早已脱贫致富，各项经济指标稳步上升，老百姓都能切实感受社会进步的成果，在此前提下，秉承经济实用的原则，又经过正当程序的核准，适当改善办公环境可能也不会引来多少争议。可现在的问题是，一些地方连经济都没发展好，学校、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还没更新换代，却抢着把有限的资金财力拿去盖豪华办公楼，甚至出现一些贫困县跟风攀比，修建与其经济地位和实力不相称的豪华办公楼的现象。这样的办公楼盖得越豪华，就越有可能是奢侈性消费，存在挤占民生工程投入的可能性。尤其是机关

的办公费用都是来自于纳税人，“有钱先紧着老百姓”的执政理念本是应当的，一旦把大量的钱花在了政府的豪华面子工程上，怎么会不让人戳脊梁骨呢？

正是在灵寿等那些有着简朴县委大院的县里，人们不难看到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在民生问题上很大方。一次次为修县委大院筹措的钱，都被花在了学生取暖设施建设、农田灌溉、村村通工程等“更重要的事”上。这样的“挤占”，是令百姓舒服叫好的“挤占”。这样的花钱观和面子观，是最顺应民心也是最有含金量的。

还有一个细节也值得注意，那就是一些简朴的县委大院，门面不豪华的同时，门槛同样也很低——百姓想找县委书记很容易。在简朴环境里办公的“父母官们”，比之在豪华舒适的高档环境里办公，更能体会到民生的不易和发展的压力，更不易滋生“门难进、脸难看、事难办”的官僚主义作风。到这样的县委大院办事，老百姓更会觉得熟悉亲切，办事安心放心。而这样的朴实品格，如果成为一种坚守并得到推广，密切干群关系便是顺理成章之事。

去年7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到武汉考察时说，“为老百姓服务的场所、便民利民的场所搞得再好一点，我看在眼里舒服。如果是‘官衙’搞得堂皇富丽，我看不舒服。”

“最美县委大院”的坚守让民众看着舒坦。



新邵县发改局下属的五个股的10名工作人员在两间打通的办公室内办公 新华社记者 白禹摄

### 朴素作风推动当地发展

事实上，不是没有人怀疑这些县委坚守老房子的做法，在网上，有人称他们是“做秀”，更多的网友则是被这种精神感动。而在王战方看来，住在旧房子里，“既不高尚，也不窝囊”，是发展的阶段使然。

从那些住在旧大院里的县委来看，这些地方的朴素不只有利于干部保持本色，也会影响当地的作风与形象。

在董岚看来，县委大院可以陈旧些，但必须干净整洁，不能像个不修边幅的人。河南卢氏的县委大院也整修得干净整洁，当地县委办主任刘佰洋的说法颇具代表性，艰苦朴素不是“破破烂烂”，而是“精神神”。

这些地方朴素的作风，甚至还为他们带来了招商引资的更多机会。

“外地的投资商，从县委大院就能看出来一个地方官员的工作态度，如果官员们都大大改善了自己的办公条件，那人家当然会怀疑你没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上。”戴焰军如是表示。

“当然有些人也很疑虑，这个地方是不是太封闭了”。原湖南蓝山县委书记魏湘江表示，“虽然我们长的这张脸不好看，但是我们的心是好的，是真诚的，这样的东西还是会最终打动人、打动招商的。”这个县的招商引资成绩突出，被总结为“蓝山现象”。

在网上，人们纷纷为这些老房子里的县委县政府点赞。网友“相遇如风”说，“没有高大台阶、没有电子监控，没有武警守门，或许这样更能找到一种历史厚重感和现实归属感，重拾起那份党和人民血浓于水的亲情与真情。”网友“water0502”则发问：“这些看似‘寒碜’的最美大院，究竟‘寒碜’了谁？”

没盖新县委大院的湖南岳阳县，建成了51公里的一级公路，让1290多个渔民住进了渔民新村，成为了湖南省的教育大县。艰苦创业也终究收到了成效，同样是在这30年间，这里的财政收入从全省倒数变成了全市前三。

岁月匆匆流逝，中国在日新月异飞速发展，而这些破旧的县委大院，见证着一代又一代为政者的良心与责任。

(综合本报、新华社、各省党报报道)



灵寿县委一间办公室的屋顶还没来得及修缮。 新华社记者 王晓摄